



「義義叭」恩仇錄（四縣腔）

1、聲妓之歌

大嫂係「聲妓」，生來恁靚，冰清冷艷，分人毋敢親近！

還細時節，一擺在矇矓睡意中，聽到阿爸阿姆神秘兮兮議論大嫂屋家同「義義叭」毋知有麼个仇恨而慘遭殺害？

在偃兜細孺仔个腦肚裡，係布袋戲裡正有个情節，阿爸像講布袋戲肚裡个劇情，刀光劍影，上演一齣迫害忠良古裝劇。

迷糊睡夢中，聽毋到釘錘敲打硝石火藥爆裂聲，所以確定應該毋係布袋戲場景……，或者就係該場真實殺戮仇恨堆積，使佢滿面寒霜？對人總係帶等防備，分人無小心隨時會被佢刺到个感覺。

大嫂到死都專情，但對象毋係大哥！

佢个心蓋像一直攏無在大哥身上，薄薄个嘴不停翕張等碎碎唸出滿肚屎吐不盡个怨言，被佢數落到一無是處个大哥一生人卻對佢呵護到無微不至，一直到大嫂蓋棺論定，歡喜冤家終於圓滿傳奇一生。

若係人生像一齣戲，偃兜無看著佢兩人纏綿悱惻劇情，反倒看似平淡無奇个一對怨偶，內情嗶真係轟轟烈烈！

「義義叭」到底係麼个人？

阿爸阿姆神色倉皇緊張無敢多講个樣子，蓋像麼个混世大惡魔？

心肚這隻結就恁樣打死咧，「細孺仔有耳無嘴」係偃兜个守則，一直到大嫂過身正解開，「義義叭」殺人無數，真毋係人！

因為「義義叭」對大嫂一家迫害，蓋像〈風塵三俠〉中紅拂女个朝廷殺戮現代版一樣，大哥挺身而出，像布袋戲影偶交替更迭中出現个大俠英雄救美，一生人無怨無悔庇護佢，情深似海，使人感動！

但係，大嫂行到人生旅途終點睡在布幔後背，大哥卻毋知為何毋願陪佢落去見佢長眠睡相最後一面？

「大嫂安眠个面貌共樣恁靚，但在還生時節溫熱身體內，都早已藏等一隻冰封个心，係毋係大哥毋想再見佢冰冷無知个面？」

該係佢知得「義義叭」之謎後，再去看大嫂最後一眼時，反倒為大哥感到悲哀个想法。

大哥面項嘎寫等無法解讀个淡漠，無佢、無佢、無生、無死、也無聲，靜默地品啜自己心思，像大嫂唸佢時个樣子，就係悶葫蘆般樣毋出聲，一副「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个樣式。

大哥係佢堂兄，每日打早踰床疾行練功，健步如飛，日行十數里，數十年如一日，身體硬朗，一身係膽，就係一副影偶翻飛个大俠身段，年輕時意氣風發，宵小匪類聞風喪膽，真正係叱吒風雲个幹探，為何後來英雄氣短甘心一生沉潛蟄伏，真令人費解！

「難道又同『義義叭』有關係？能讓大哥束手个對象絕對毋簡單！」

這是佢從細一直納悶在心肚裡毋敢問个秘密，因為阿爸阿姆蓋像對大哥力挺大嫂這件事無法度諒解，有時還會唸大哥一兩句，佢嘎還係像吸音板一樣無迴響。

大哥一生人做警察，最早係在苗栗一帶，一直將佢爺哀當作至親長輩，將佢等人當作一家人，每年必定南下到佢等屋家歇幾日，親情流露言行舉止間。

小時候，聽講大嫂係在茶店仔走番唱「拿咖戲」歌女，等同「聲妓」吧？這毋就係活脫脫串聯上古裝劇个「紅拂女」？

大嫂跟了大哥之後，大哥就請調臺北，一直到退休，佢講這就係「大隱隱於市」，細時節聽毋識，也係到「義義叭」解密後正知得。

聲妓，不同於純為色情交易个應召女郎，反正都係「流水」交情，客人流進流出，流過無痕跡个歲月，經幾千年歷史洪流掏洗，本本係酒菜聲樂叱喝喧嘩酒女恩客耳鬢廝磨，只係古時紅樓絲弦笙歌，演變成臺灣早期社會酒家茶室个「拿咖戲」，聲妓唱个千篇一律係軟脂紅粉執壺賣笑陪酒作樂笙歌不輟，像〈後庭花〉翻版成流行歌曲類靡靡之音。

蛻變至今，在KTV等聲色場所當伴唱公主，也像古代「優伶」蛻變現代女優般，換湯不換藥。

越現代化个「聲妓」越大膽，古早酒家「茶店仔」細妹仔同恩客即使兩情相悅，也愛到「牛車間」才能一响貪歡。

現代豪放女，甚至在KTV包廂肚裡就同人客做愛做个事。

假使早期KTV包廂也能恣意做愛做个事，大哥个妹仔素貞可能也毋會發癲咧.....

2、桃之夭夭

小時候，從來無看素貞笑過，兩隻大目珠哀哀怨怨地嵌在冷漠孤獨、驚懼不安个面上。

素貞，係大哥大嫂養女，偃少不經事个神經，在分人打分人罵同病相憐情緒牽引之下，最能感應佢幽怨眼神傳輸个簡訊。

童年个電視係烏白片，即使往後畫面有了色彩，內容同樣烏白，最常出現个係白蛇傳，毋管平劇、布袋戲、皮影戲、歌仔戲，甚至後來个舞臺劇、電影或者電視劇，都愛將白蛇傳拿來一演再演，一身白晳水靈靈个白素貞，早已在童稚腦海裡烙印深刻印象。

素貞白淨得讓人心痛，受虐時更加會明顯地留下烏青个控訴印記，童稚心肚裡，真驚怕佢像白蛇傳裡个白素貞一樣悽慘下場。

纏綿，係為白素貞愛个最佳詮釋，千年愛一回，嗰愛得如此悽苦艱辛！

素貞卻像生活在無愛空間，不但沒看佢笑過，甚至難得開口，每次都在分人罵後，正像被扭動發條个機器一樣，面無表情地放音：「大叔叔」。

看佢分人打分人罵，忍毋核想保護佢，但係佢自身難保，該種愛莫能助悽苦情懷，一直纏繞糾結著佢童年个腦神經。

爸媽每擺去大哥屋家，轉來後話題都離不開素貞受虐情形。有一次阿姆去大哥屋家轉來後話題嘎變了，佢講：「阿銀妹將佢妹家神主牌拿到黃家來拜？真係莫名其妙！」

「阿進牯講暫時分佢放，過幾日阿銀妹會另外尋地方安靈。」

媽耿耿於懷講大嫂在祖宗神桌上供奉其父母神位，蓋無法度諒解，阿爸講大哥表示只係暫時擺放，無須要計較。

「阿銀妹還有大哥，應該分佢大哥拜正著。」

「其大哥係憨牯，頭腦毋清楚，驚怕毋會拜。」

「也無道理同黃家祖公牌放共位，沒聽過妹仔嫁老公還奉祀妹家神主牌

牌……」媽啗咕，認為大嫂不該顛覆傳統，在夫家供奉妹家神主牌。

「大嫂恁有孝，黃家祖先應該歡喜正著，親家共桌食飯都做得，擺共桌多拜一支香有麼个關係？」

佢第一次同大人「嗆嘴」，阿爸蓋認真視佢，突然發覺佢長大咧，分人打分人罵都毋出聲个細人仔，嘎敢發表恁樣顛覆傳統个言論。

「細人仔毋知大人事情，大嫂以前係茶店細妹仔，大哥帶佢轉來，佢等人還盡毋歡喜咧！」阿姆像正經發闕口不擇言。

「茶店仔細妹仔知得孝順又較好，若係妹仔都像大嫂共樣孝順，就毋驚無俵仔咧，你等人妹仔像佢恁孝順也一定會蓋歡喜！」

老爸一邊聽佢講一邊點頭，阿姆看阿爸贊同佢，也毋再辯駁，深深地看佢一眼後，轉頭去做家事，卻嘀嘀咕咕地叨唸不休，還講：「細人仔毋知事，大人也發癲耶！」

該擺開始，阿爸可能發覺佢係有思想个俖仔，開始毋再動毋動就對佢打罵，阿姆也講大哥大嫂以前个事情分佢聽——「大哥做警察，一次去茶店仔臨檢，看你大嫂可憐，帶來帶去，開始還毋敢分佢等人知，後來帶轉屋家，佢等人也無法度管咧！」

大嫂同前夫降了個妹仔，老公不幸遇害死亡，屋下還有一個弱智阿哥，無法度做粗事，只得到茶店仔上班賺錢，大哥去臨檢時，發現佢家境悽慘，三不五時幫助佢，兩人日久生情，就恁樣帶轉屋家咧。

大哥父母過身以後，凡事都請阿爸做主，惟獨討大嫂進門這終身大事顛倒係先斬後奏，所以阿爸阿姆一直耿耿於懷，尤其無法度接受大哥討煙花女子，最讓爸媽放心毋下个還係佢同「義義叭」牽涉个問題。

大嫂生來恁靚，白皙皙个膚色，嬌小玲瓏个身材，薄怒微嗔个櫻桃小嘴，冷豔得不易讓人親近，大哥可能就係分佢美艷迷失了心神？

「素貞阿姆講佢會剋阿爸阿姆，將佢送分佢，無好好管佢做毋得！」

佢等人都看得到素貞被扭打烏青个傷痕，爸媽有時難免講大嫂幾句，大嫂就將素貞阿姆灌入佢腦海光碟个話系永不變調播放一遍。

素貞阿姆係大嫂上班姊妹淘，將佢送分大嫂時，聽講就係忌諱佢生剋父母个歪命，硬塞分大嫂，還講明將佢當使女仔使嘴打罵都做得，就恁樣決定了素貞委屈坎坷命運。

每擺打罵素貞，大嫂都理所當然，共樣係收養个細人仔，阿棟卻惜命命，除了重男輕女觀念外，想必還有生剋父母歪命个陰影作祟？

大嫂講：「聽講這種命愛將佢壓落底，毋會被佢剋到。」

大嫂个出身，實在使阿爸阿姆擔心好一陣子，但係佢還正經能洗盡鉛華，煞猛打拚刻苦持家，表現讓爸媽鬆了一口氣，毋像一般人想像會亂花錢个煙花女樣仔，顛倒像〈詩經〉个〈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後來，就時常看到大嫂妹仔細郎轉妹家。佢等人个阿姆係大嫂，大嫂屋家當然就變作佢等人个「妹家」，連神主牌都請來共下奉祀。

大嫂平時省吃儉用，接濟佢妹仔同佢大哥卻一滴都無吝嗇，爸媽有時私底下討論講大嫂忒省，家肚裡大人細人都食毋好，省下來个錢都分「阿嬌妹」佢等人。

阿嬌妹，係大嫂同前夫親生妹仔。

「阿銀妹時常拿錢、拿東西分阿嬌妹同佢大哥，你知毋知？」

「知啦，佢妹子生活毋好過，『阿狗』又蠢蠢，無法度賺錢，佢能力做得到，幫忙佢無關係啦！」

爸媽擔心大嫂瞞著大哥，將錢財無限度挪分妹仔等人，到最後人財兩失，所以警告佢。

大哥个答覆，雖使爸媽稍稍安心，但還係設法幫大哥解決一些問題：「『阿狗』同佢轉去南部好囉，你等屋仔恁狹無地方睡，將就帶來去同佢等人搵手做事，省得你等人麻煩。」

「阿狗」係大嫂阿哥，有點兒智障，阿爸帶佢來鄉下幫忙做兜不傷腦筋个工作，分佢工錢，減輕大哥負擔。

「阿狗」講个客家話同佢等人無共樣，大人講係「海陸腔」，佢等莊肚裡也有人會講海陸腔，「阿狗」第一歡喜去佢等人屋家過家聊「打嘴鼓」。

某日，老爸回家火著罵「阿狗」，聽講佢同鄰舍亂講佢同「義義叭」个事情，阿爸氣急敗壞罵佢：「蠢牯！發癲亂講話，會分你害死！」

「阿狗」該日正經像發癲共樣，一直講佢講个全係事實，無亂講，自家關在佢歇个「橫屋」肚裡亂罵，顛三倒四講「義義叭」殺人个情形。

「做毋得留佢咧，傳出去會分佢害死，愛趕快下來帶轉去，毋好分人知，知得就麻煩咧！」

老爸正經火著又擔心，愛大哥趕快來帶佢走，阿爸分「阿狗」一筆錢，分佢轉去苗栗歇老屋家。

佢等人搞毋清楚狀況，只知得阿爸阿媽從來沒恁緊張過，毋知講幾次「會被佢害死」，由大哥也緊張兮兮連夜趕下來將佢帶走个情形，事情像蓋嚴重，只係大人講這件事時都當神秘，使佢等人更摸毋著頭腦，問了還會分人罵，所以只能在心肚裡打上問號。

「好得鄰舍知得阿狗惹惹、癲癲，同佢等人講可能阿狗聽人亂講，鄰舍也驚死，毋敢亂講話。」

「阿狗」送走後，爸媽還係戚戚惶惶好一陣子，驚怕鄰舍將阿狗同佢等人講个話傳出去。

該載鄰舍也知阿狗係「惹牯」，講話重三倒四顛顛倒倒，較相信阿爸講个，慢慢也沒人再提起阿狗个事情。

大嫂就在爸媽擔心之下，日仔一日日過去，看似平淡，卻潛藏著危機，最後終於爆發.....

3、白蛇出世

「阿狗」歇佢等屋家該段時間大哥佢等人時常來，「阿狗」走後就較少來咧，顛倒係爸媽上臺北去看佢等人，相信一定同「阿狗」該次亂講有關係。

「這天大秘密，以後一定愛搞清楚！」每次想到「義義叭」，心肚裡就會恁樣想.....

每次想到大哥一家人，素貞蒼白無助个面目，就會使佢心肝勾筋，幾年沒看到，毋知佢係毋係還時常分人打分人罵？

「大叔叔，拜託你幫佢向導師求情，請她不要死當佢，要不然佢會被退學了。」

素貞高二該年，突然接到佢電話，嚇佢一大跳！

佢四歲開始被逼著喊佢「大叔叔」，平均1年喊幾次，13年喊佢總共加起來無到一百次，突然接到佢電話，同佢講了十過分鐘，講佢長期受虐所以無法度好好讀書，愛佢同佢導師講，請導師放佢過關。

該通電話，像「十三號星期五」洋片裡肚个電話共樣，透著等詭異不安氣息，佢確定該低沉磁性特殊聲音係素貞無錯，佢從來毋講客話，佢寫了封信分佢導師，將佢成長故事描述一次，並約時間拜訪。

佢个導師係女老師，素貞形容「老學究新思想型」，這種形容詞感覺新鮮得彆扭，毋知佢仰會將這兩個詞彙組合到一個人身上？

甫一見面，導師就講一大堆素貞壞話。

「真奇怪！她怎會叫你來找我？她有心事都和你說嗎？」講了半晝邊，正突然問起這個佢也莫名其妙个問題。

「約十三年才跟我說話不無到一百次，都是被他父母逼著叫人時，才喊我『大叔叔』。」

「這怎麼可能？她罵人可厲害呢，沒有人說得過她……」

「這怎麼可能？她在家裡從來不說話的……」

佢兜談論个蓋像2個星球个人，佢所知个素貞係蓋少講話个細妹仔，佢導師口中描述个卻係伶牙俐齒、講話會分佢譴著咬牙切齒个怪胎，佢等人互相駁斥、全無交集！

佢當誠懇說明素貞成長背景，導師卻講一件讓佢震驚个事情：「佢知毋係父母親生个，去尋過佢母親，還同佢母親相吵……」

導師對佢非常不滿，但最後還係被佢南北奔波个誠懇感動，讓佢留校察看。總算不虛此行，回家途中，想到「老學究新思想型」，不禁啞然失笑，佢根本毋知該係哪一型？當然毋知愛仰般溝通。

後來就無了音訊，一話著無事咧。

過兩年，突然又接到佢電話講愛請佢啱咖啡。

從高雄坐車到臺北喝咖啡，開玩笑？

兩年前看佢著校服，還係一副怯生生、孤零零模樣，這回卻已係亭亭玉立少女，歇在天母一棟豪華別莊，著一身雪白長紗睡袍，盡像白蛇傳裡个白素貞，一股淒冷个美震懾佢油然而生不祥感覺。

「西湖水乾，江湖不起，雷峰塔倒，白蛇出世。」

該係〈白蛇傳〉肚戲辭仔，每次看到這種結局，都有一種永世不得超生个絕望，就一直注意雷峰塔情況，發現西湖「雷峰塔」1924年倒塌，心念電轉，無來由打了個寒顫！

「我現在過得很快活，特地讓你知道，感謝你一直很關心我。」

上次看到佢還係沉默寡言，所以聽佢導師形容時，佢完全無法度相信！

這回卻已判若兩人，充滿自信，談笑自若，甚至媽視媚行，拿等堵堵上市不久个「黑金剛」大哥大同朋友電聊，桌項擺等一大堆高貴水果點心。佢等鄉下，從來沒看過像柚子恁大个蘋果，佢切開霎那間香氣四溢。

「小時候沒蘋果吃，過年到你們家才有機會吃到蘋果，還記得你把蘋果分給我的情形，比來比去，總是挑大份的給我，從小，我心裡就很感動，那時就想以後要請你吃世界上最大的蘋果……」

「不會吧？我還以為蘋果都在臺北呢！」佢感動到幾乎難以自持，趕緊轉移話題。

屋內擺飾貴重豪華，佢講同朋友歇共位，過得自在逍遙，看佢个奢侈用品，想像得到佢朋友盡慨，到底係仰般个朋友？問了也無用，佢想分佢知自然會講，毋想分佢知得也毋使問。

「我去找過我媽媽……，我是說生我的媽媽……」

「我知道，妳們導師說過。」

「我們那導師，說一套，做一套，她還不是跟有婦之夫同居，這也是人之常情，平常心看待就好，讓我不小心碰到，竟惱羞成怒，罵我晚上在外面混不回家，所以要死當我，我回家都要挨打挨罵，她能體會那種不敢回家的苦日子嗎？」

「老學究新思想型」，啊！原來如此！

「你是我唯一相信的人。」看佢恬恬毋出聲，佢笑咧，第一次看佢笑，發現佢笑起來會露出細虎牙，佢笑起來實在有夠靚！

「妳爸爸和阿棟也不錯啊。」

「哥哥是大呆子，我查過他也是養子，告訴他還一副無所謂的樣子。」

「阿棟早就知道了，養子又如何呢？妳爸媽對他好得不得了，跟親生兒子有啥不同？」

「沒錯，為什麼她們就對我這麼不好？我去問我生母是怎樣剋到她了？不就是『父不詳』，自己作孽不小心懷孕又拿不掉，乾脆把我掐死算了，幹嘛把我送給老巫婆，害我挨打挨罵十多年。」

這係古早煙花世界悲慘故事，生殖器該有個功能無法度發揮係人生一大憾事；但不該有生殖功能時偏偏發揮作用卻係不幸個煩人個悽慘個事！

佢阿姆在一次上班時被灌醉不省人事，醒來後也毋知哪頭禽獸在佢身上發揮了動物本能，這個感情上法律上和道德教條上都不該留下個細人仔，卻在當時醫學上觀念上同矛盾個法律上認為無辜個時空環境下，被生成了無辜受虐個細人仔。

無避孕器同結紮手術個時代，墮胎被認為係不道德個違法密醫危險行為，煙花女子都須有失身不失心個打算，自保方式係用藥永遠除掉生殖功能，該係煙花界千古流傳「入行」第一個最重大抉擇，幾千年前一直流傳到該燈光昏黃年代。有兜女子心想日後從良生兒育女而狠不下心斷後，但卻須擔驚害怕留下禍根，素貞阿姆堵著個就係形同洩慾個禽獸。

大嫂下海時，卻一心為了養育妹仔同佢大哥，矢志不再生育，無想到卻意外堵著可以託付个大哥而決定從良，遺憾个係佢已斷了大哥子嗣後路，該也係跔了大哥以後最愧疚也最不放心个事，因為佢不能生育並不代表大哥不能生育。

因此，在大嫂訪尋下領養了阿棟。

素貞卻毋係佢兜想愛个妹仔，係佢生母無想愛个細孳仔，送分原本也無想愛該細人仔个大嫂，帶著細人仔在該種地方上班，不如硬塞分大嫂好得多，所以難免講兜一刀兩斷任由打罵當婢女使喚絕不過問个醜話。

佢生母同養母種下如此因果，佢能勸說啥？

「還有我爸爸，竟然和我媽聯合起來要……非禮我……」

「不可能吧？妳媽最忌諱妳爸找女人，鬧了大半輩子，怎可能幫他做那種事？」

在佢等人鄉居平靜生活中，唯一不平靜个就係大嫂時常會打電話來抱怨大哥沒轉屋家，毋係去賭徼就係尋細妹仔，打電話主要動機還係擔心大哥尋細妹仔。

大嫂覺得爸媽當長輩最好用个就係這種「投訴站」功能。

「無啦，派出所當班，下班後幾個同事打一下小麻雀，就吵鬧鬧。」

小時候，在長途電話費當貴个年代，大嫂歇斯底里个投訴電話，一直深刻在佢兜腦海中，有一擺還親身南下向阿爸投訴，指控大哥在外背有女人，愛爸媽主持公道，所以佢印象深刻。

大嫂在沒堵著大哥前已斷了大哥親生子嗣，佢驚怕大哥另外找尋人降子，所以一直疑神疑鬼疑心生暗鬼，所以比防賊還較小心！

「就知道你不信，由此可知我媽多恨我，說與其讓別人睡，不如讓他先……」

佢毋知事實真相，因為有太多不平常同無法想像个劇情，突然一股腦出現在佢講个現實環境中，像「黑色星期五」故事情節，詭異、驚悚！

「素貞三年級換了好幾個學校，愈換愈不好，最後也沒畢業，就離家出走了，聽說去 KTV 上班，當什麼伴唱公主。」

後來聽阿棟講，素貞有時會歇斯底里，一回大吵大鬧後離家出走，就恁樣漂流出去並淹沒在茫茫人海中，已盡久無佢下落，放心毋下，所以經常登報，並四處打聽想辦法尋佢，無想到佢會同佢聯絡。

素貞本性不壞，雖然叛逆，但心裡終究還係放毋下養育佢十八年个家庭，大老遠請佢啲咖啡，無非係想分佢了解佢現況，讓佢傳訊分大哥佢等人知得。

可是佢生活仰過得恁好？難道 KTV 上班當伴唱公主，真會有恁好賺？

素貞面頰卵像成熟个蘋果一樣紅潤嬌美，水水个眼神讓人感覺口乾舌燥，佢提議出去逛街，逃離該泓深邃到讓人不慎陷溺即會不可自拔个深潭……

4、癡男怨女

再得到素貞消息，卻係不幸噩耗，聽講佢因為瘋癲被送去精神療養院治療，使佢感覺震驚與不捨！

「在 KTV 上班，聽講都愛陪人客啲酒，一次被人客灌醉，帶到『墓仔埔』去輪暴後丟在墳場上，可能驚嚇過度，轉來後就精神錯亂了。」

阿棟簡單敘述經過情形，使人覺得聲音飄忽、不真實！

可憐素貞，該暗晡一定經歷了生不如死恐怖之夜，身心鉅創後還被丟在荒郊野外墓地裡熬夜，好好一個人被活活嚇成精神病患，那種驚恐折磨，沒身歷其境个人完全無法體會，由阿棟敘述樣仔，就知連佢都毋知被嚇瘋恐怖至極心路歷程！

若係素貞上班个 KTV 能胡作愛做之事，該群禽獸也毋會費力費神地把人帶到該鬼地方去，素貞也毋會被嚇破膽而失心瘋癲。

素貞出院後歇屋家，每日都有讓人操煩个狀況，後來大嫂跌倒輕微腦中風，素貞顛倒奇蹟般好轉，想到「惡靈轉換」，毛骨悚然！

附近一位做警察个後生人，早就對素貞傾慕、暗戀數年，全毋在意佢現況而共結連理。大嫂有一筆私房錢，拿50萬分素貞做嫁妝，像贖罪般半開玩笑分素貞祝福：「老巫婆以後毋會再管妳了。」

素貞精神病發後，就時常喊大嫂「老巫婆」，佢從細就盡少喊阿姆，「老巫婆」可能係佢深藏心底多年个呼喚，精神錯亂後盡自然盡順口喊到大嫂哭笑不得地也自稱為「老巫婆」自我解嘲。

再看到素貞時，顛倒看佢笑口常開，細虎牙輒常在略顯豐腴个笑臉上綻露，原話著佢真過得當快樂，阿棟卻講佢盡多問題：「素貞逐日吃藥仔，要不然癲癲就會發作，輒常鬧自殺，好得堵著恁好脾氣个老公細心照顧她……」

素貞從細就無癲癲症，應該係該擺被丟在墳場裡驚恐過度導致神經錯亂留下後遺症？

大嫂病體每下愈況，外勞時常被佢捏得唉唉滾，烏青个樣仔，就像素貞細時節共樣，外勞為了賺錢，任勞任怨隨在佢打罵，嘴項卻時常重複嘟囔等佢兜聽毋識該幾句外國話。

佢突發奇想，問外勞係講「老巫婆」無？

該外勞聽講佢在印尼兩年，聽到佢福至心靈个一問，嚇到面色大變，連連道歉講只係開玩笑。

大嫂都七十五歲咧，還疑神疑鬼地懷疑大哥會不會同外勞有曖昧關係，不准尋女人係大嫂至死不渝守則，佢絕不容許大哥在另一個女人身上做等同在佢身上做個相同个卻係不忠於佢个事情，更何況在別个女人身上做該種事情，還有可能因別个女人生殖器功能齊全，而有了大哥在佢身上做毋出來个結果。

因為佢認定該種結果絕對會對佢不利！

大哥拜訪親友，都會推等輪椅帶大嫂同行，佢卻一直不改碎碎唸毛病，上次來俺兜屋家，大哥還幫佢挾菜，恁樣个老公，夫復何求？

「若大嫂肝癌十分嚴重囉，醫生講拖毋過3個月。」轉去無久，大哥來電講大嫂住院，語帶哽咽，結果無到一個月就撒手西歸。

「佢等人去幫佢買好靈骨塔位，還幫佢買一個塔位供奉佢帶來个神主牌，若大嫂聽到以後就放心走囉。」

告別式時，佢兜去見大嫂最後一面，大哥硬是毋入去，佢發現大哥一臉茫然，單等寒霜面無表情，佢心肚裡蓋像已隨大嫂封進塞滿乾冰个棺木中，出殯後第三日就出國散心，講愛離開這個傷心地。

大嫂个私房錢全留分親生女兒一家人，大哥不缺錢也不在乎該兜錢，當樂意接受佢安排，讓佢安心且毫無遺憾个離開。

大哥在乎个係大嫂至死都無將心放在佢這個家裡，該兜錢大部分係全家省吃儉用結餘款，係全家生活費，大半被大嫂留分佢妹仔。

佢妹仔細郎都五十零歲了，至死都係佢最關心个親人。

後來正知「義義叭」真不係人，而係客家話「二二八」，因為大人毋敢多講，佢兜細人仔想像變做江洋大盜个一場幾十年誤會。

大嫂前夫竟然係「二二八」事件遇害者，佢阿哥係在妹夫遇害時奮力搶救身懷六甲个大嫂，而被亂打成痴，該種難忘个悲情，係大嫂永世枷鎖！

大嫂奉祀个「神主牌」，竟然係在白色恐怖時代陰影下，認為不能公開奉祀，正帶到有警察身份庇護个大哥家奉祀，難怪爸媽一直搞毋清楚該神主牌姓氏，大哥也支支吾吾一直沒講清楚。

老爸對「二二八」有一種難解心結，在「二二八事件」前幾日南下到屏東一帶尋根，在火車上堵著一家客家人，聽佢兜講客話，詢問之下係屏東西勢劉姓客家人，且係「六堆」後裔，彼此感覺非常親密。

「 佢就係愛去屏東西勢忠義亭，尋祖先芳榮公太帶領『六堆』義民打戰个地方，同時尋義民後代子孫..... 」

阿爸將先祖黃袞（名芳榮）手撰「邀功紀略」分佢看，兩人一見如故，相談甚歡，沒想到火車駛到高雄車站，忽然上來一批人手拿武士刀，看到著「中山裝」个就亂殺，狹窄車廂毫無活路。到阿爸个車廂時，眼看著一條命就愛葬送在這回異鄉尋根之旅途中，萬念俱灰！

「伊是阮親戚，從苗栗和阮作伙去屏東竹田探親.....」好得該劉姓「恩公」挺身而出，用河洛話說明，阿爸因此逃過一劫。

「驚死人！看到著中山裝个就殺，發癲一樣。」

老爸憶及往事餘悸猶存，該時節著「中山裝」係政府官員，盡多係大陸來臺人士，阿爸在苗栗稅捐處服務，平時都著該種制服，也因而成為被追殺目標。

「佢同恩公驚到尿都泄出來咧，恩公還敢講係佢親戚，險險害佢共下被殺，佢拿〈邀功紀略〉分該兜人看，同佢兜講這本書可以證明佢2人親戚關係，佢等人毋識字放過佢等人，這種救命恩情，一生一世都愛時時記得！」

「聽講本地人對外省人來到臺灣，像統治者壓逼在地人，非常不滿，本省人同外省人殺來殺去，你做毋得出去咧，暫時歇佢屋家。」「恩公」打聽局勢後，勸阿爸暫避鋒頭。

過幾日，爆發「二二八事件」，阿爸就恁樣在屏東劉家歇幾日，再轉到「六堆」義民廟莊肚裡尋表姊，等事件平息以後就搬到「六堆」褒忠義民廟莊肚歇。

老爸經歷該段惶恐同戰慄个心路歷程，一直不願意同「二二八」有任何瓜葛，大哥知阿爸該段經歷，一直毋分阿爸了解大嫂身世，就恁樣瞞等阿爸阿姆，一直到大嫂過身，才分佢等人知這段「義義叭」祕史。

大嫂對救佢脫離煙花苦海，愛屋及烏庇護佢前夫一家英靈，一生無怨無悔个大哥，分佢个只係已廢除傳宗接代功能而只有性功能个身體。

大哥係四〇年代个警察，毋係像爸媽所講个去茶店仔臨檢，其實係奉命去追查「餘孽」，警察也係人，也會陷入不可自拔个感情囹圄，佢目睹大嫂劫後餘生，為撫養餘孤掙扎生存，被逼良為娼，實不忍心再予加害，惟有自己屋家正係佢最佳庇護所。

所以佢兩人無結婚，而係像阿姆講个「帶轉屋家」，大嫂一生人可能都只將大哥屋家當作庇護所定，大哥無關到犯人，卻戴上了桎梏一生个枷鎖。

在該時代、該政體下，大哥膽敢「窩藏要犯」，必須愛有大無畏个道德勇氣、並有所犧牲，難怪阿爸每次責怪佢放棄升官，佢都會講：「升官麻煩，還愛身家調查，一生平安做細警察就好囉！」

大哥一生一世、一心一意為另外3個不同血緣个人營造親情家園，大嫂卻蓋像連心也沒帶過來，像最後在冰棺中顯現由裡到外一樣冰冷个表態。

大哥癡情可問天！

作者感言

「二二八」是包括本省和外省人俱有的臺灣傷痛歷史！

恩公，是古典歷史名詞，我家卻有一位恩公。所以，老師教到「恩公」時，忍不住舉手：「老師，我家有恩公。」

老師很尷尬，剛教過的書中人物活蹦出來，教他不知如何是好？又不能自打嘴巴說沒「恩公」這號人物。

那是童年最奇特經驗，我們有別人沒有的「恩公」，後來才知道「恩公」是老爸封的，父親認為恩公曾於「二二八事件」拼死救他一命，永遠銘謝感恩！

傷痛歷史是沉重負荷！

黃山高

新新聞報記者、高雄市文學館駐館作家

